



可光 覃 朱琳

# 论表演艺术



# 刁光覃、朱琳论表演艺术

---

蒋 瑞 王宏韬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刁光覃、朱琳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，蜚声剧坛的表演艺术家，又是一对在事业上密切合作、生活中相互体贴的幸福伴侣。半世纪以来，他们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，为观众所难忘。他们总结艺术经验，写下了大量有关戏剧表演的论文。本书选取的这些文章，联系他们的舞台实践，有精辟的表演美学见解，也有详尽的艺术创造体会、论述和分析，可供戏剧艺术研究者学习、参考。

责任编辑：张 捷

刁光覃、朱琳论表演艺术 蒋 瑞、王宏韬编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(邮政编码，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

265千字 10<sup>1</sup>/<sub>2</sub>印张 7插页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---

ISBN 7-104-00261-8/J·151

定价，5.4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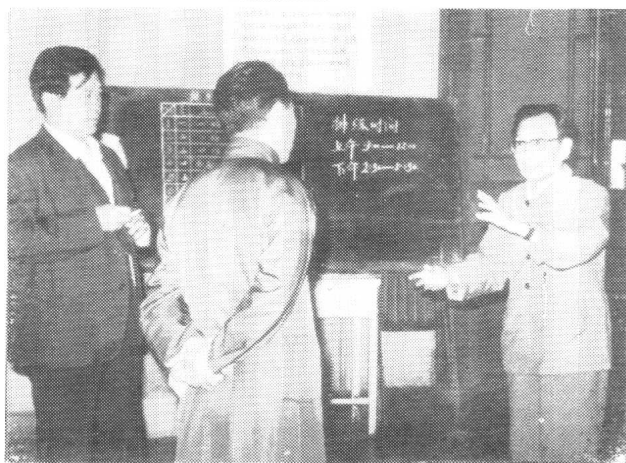


刁光覃、朱琳近影



1964年，刁光覃访问工人家庭。

刁光覃导演《日出》时，  
为演员说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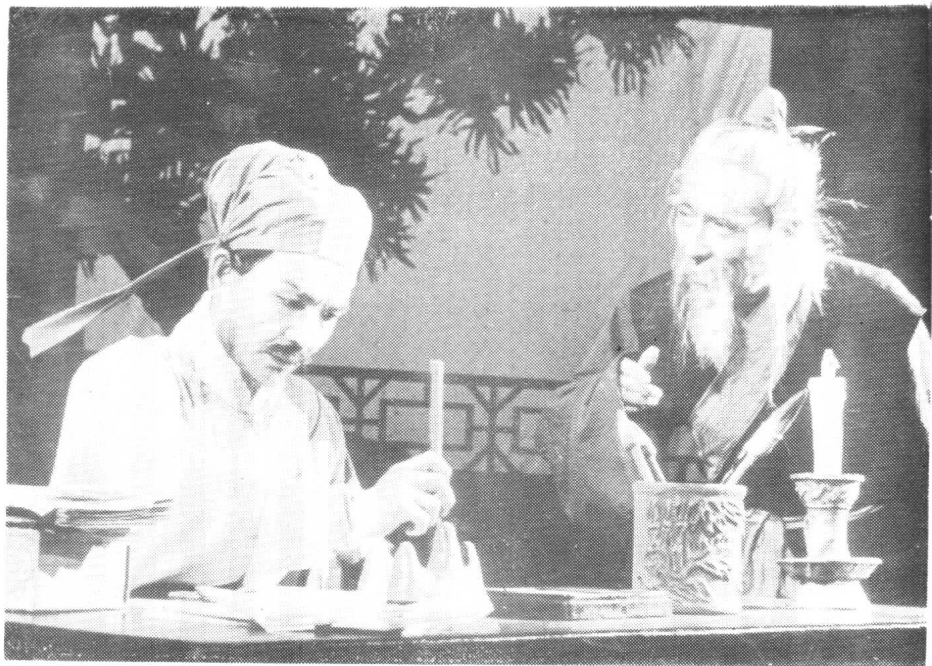
刁光覃在排演《小井胡同》。

1954年，刁光覃在《明朗的天》  
中饰凌士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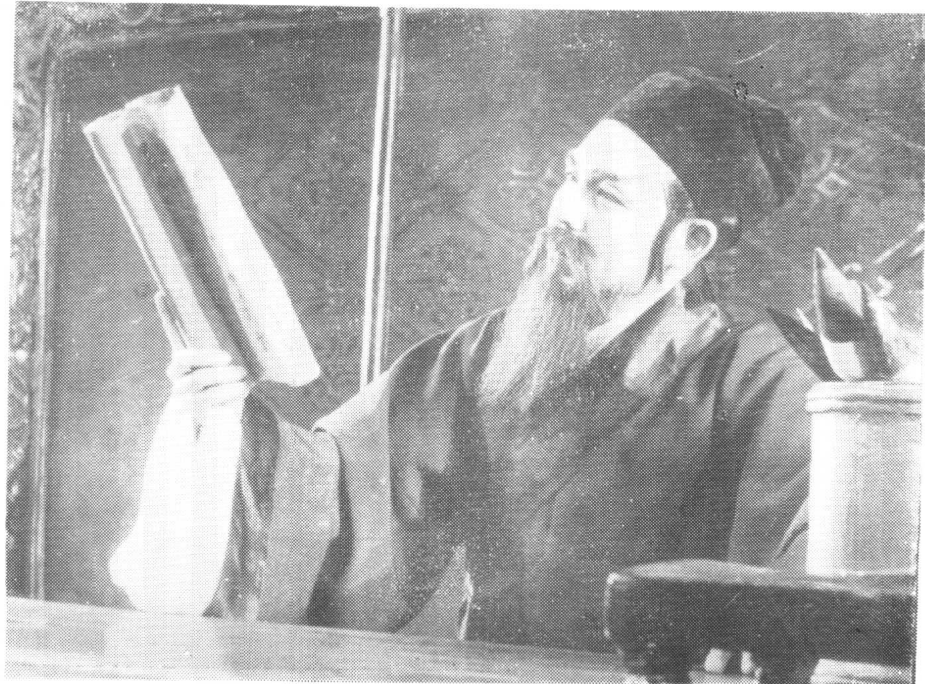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，刁光覃在《带枪的人》  
中饰列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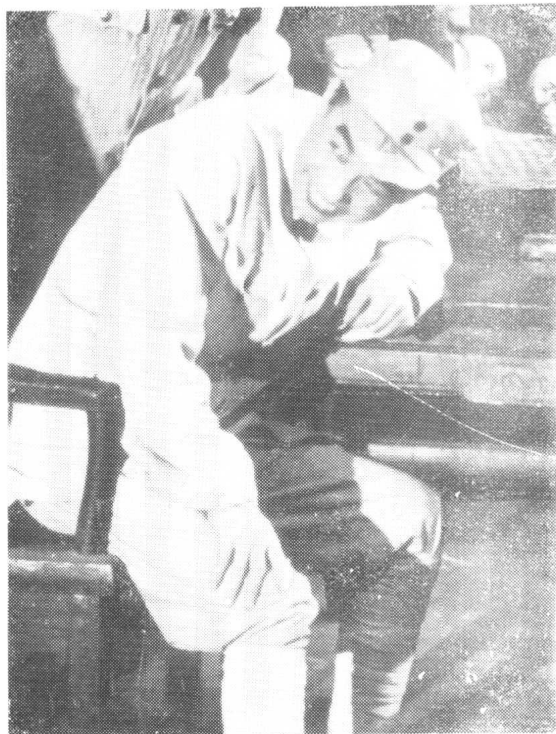


1958年，刁光覃(左)在《关汉卿》中饰关汉卿。

1959年，刁光覃在《蔡文姬》中饰曹操。



1963年，刁光覃在《李国瑞》  
中饰李国瑞。



1961年，刁光覃在《胆剑篇》  
中饰勾践。





1951年，朱琳在《雷雨》中饰鲁侍萍。



1956年，朱琳(左)在《耶戈尔·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》中饰格拉菲拉。



1957年，朱琳在《虎符》中饰如姬。

1957年，朱琳(右)在《带枪的人》中饰纳佳。



1958年，朱琳(左)在《高等垃圾》中饰顾影伶。

1959年，朱琳在《蔡文姬》中饰蔡文姬。



1962年，朱琳在《武则天》中饰武则天。



1981年，朱琳在《咸亨酒店》中饰夏母。



1982年，朱琳(右)  
在《贵妇还乡》中  
饰贵妇。



1983年，朱琳(左)在《推销员之死》中饰林达。

1986年，朱琳(左)在《洋麻将》中饰芳西亚。



# 回忆我和刁光覃、朱琳在一起的日子

——代序

舒 强

---

《刁光覃、朱琳论表演艺术》一书要出版了，这本书的编者要我为他们的文章写篇序。我不会写序，但和他们二位的情谊，和他们同甘苦、共患难，为演剧事业艰苦奋斗的情景，一时浮上心头，记之笔端，也真是“笔端情谊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吧。

我认识老刁是1937年10月下旬在安徽芜湖大戏院的后台化妆室。那时我们抗敌演剧队从南京出发，沿长江一路演出到武汉去。当时的演出剧目主要是《三江好》、《最后一计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（统称为“好一计鞭子”）。那天晚上，在后台简陋的化妆室，我正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化妆，忽然发现身后站着两个年轻人看我化妆（后来知道一个是夏淳，另一个就是刁光覃），见我发现他们，老刁腼腆地说：“我们是平津流亡学生宣传团的。”就这样，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，直到我化完妆，回头看了看他，他向我微微一笑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惊异而又有点羡慕的目光。

1938年8月，抗敌演剧队从徐州突围到武汉，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，由郭沫若、田汉等同志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，我和

郑君里、吕复等人编在二队，这时，老刁、朱琳和夏淳也参加了二队。从此，我们朝夕相处，患难与共，建立起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。

他们刚到队里的时候，都不太会演戏，尤其是朱琳，当时还是个十五、六岁，天真活泼的小姑娘，不过她的歌唱得很好，还会唱京戏，见人总是笑眯眯的。那个时候队里没排什么新戏，每次演出时他们就帮助搬运布景、装台、换景、管理服装、道具和化妆品。但他们干的非常带劲，没事就在侧幕边上看我们演戏，看得出来他们爱上了这个事业。

二队的主要成员郑君里、吕复、沙蒙、水华、许之乔和我都是原左翼剧联的人。“左联”有两个传统：在政治上坚信共产主义理想，所演的戏都是反帝、反封建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戏；在艺术上则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要求真实地表现生活，反对形式主义和虚假造作的表演。那时候我们怀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，就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，解放全中国之后，要建立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大剧院，做人民演员，人民艺术家。

当时，我们都还年轻，比较稚嫩，演剧的知识和经验都不足，在表演理论上只有三本书可以借鉴。一本是贺孟斧翻译的美国人写的《演技六讲》，还有一本是洪深写的《电影戏剧表演艺术》，此外就是学习一些承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文艺理论。在实践中我们懂得，做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一定要了解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，要随时随地观察生活，研究人的心理状态和外部表现，要广泛阅读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，还要能够得心应手地支配自己的声音、形体和内在感情。一句话，要努力让自己具有创造艺术形象的可塑性。那时候我们就

懂得这点道理，不仅自己认真地去做，同时也把这点微薄的知识灌输给我们更年轻的队员，老刁和朱琳便是其中的突出的一对。

那时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，可心情却是很舒畅的。通常在为部队、老百姓演出的时候，每天都得行军三、四十里路。当天走到演出地点，立即装台；演出之后连夜拆台，准备明天再赶路。我们经常住在老百姓堂屋的地上，铺点稻草，垫上军毯，盖着薄被和衣而卧。每到一地，只要安顿好，大家便看书、学习。队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，其实也就是几箱子书，是大家从家里带到队上集中起来的。一有时间，大家就打开书箱读书、记笔记、写心得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老刁和朱琳都有一股嗜书如命的劲头儿。

那时，我们自己还不太会演戏，更不会排戏，可是排演起来却非常认真，俨然像大艺术家似的。记得我给老刁、朱琳他们排《烟苇港》和《花木兰》时，常常为一个出场就翻来覆去的排个把钟头。有一次竟把朱琳排得哭了起来，可她擦完眼泪又认真地排起来，直到我们都满意为止。这种对艺术认真严肃、一丝不苟、顽强钻研的精神，几十年来我是一直记在心上的。

那时，我们每次演出以前总要唱几首救亡歌曲，诸如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等。由于演出常常在广场上，观众成千上万，演出时又没有扩音器，全凭嗓子喊，因此就迫使我们每天都得练声，演出时则尽力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听清台词，听明白台词的含义，打动他们的心。就这样，我们练成了较硬的台词功夫。老刁和朱琳的声音那么好，台词那么清楚，也正是这么练出来的。



1939年，我为了要到延安去，离开了演剧队，后因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没能去成。周恩来同志要我和章泯等人撤离重庆去香港，路过桂林时见到了老刁和朱琳，那时他们都在瞿白音同志领导的“新中国剧社”工作。我看了老刁在《钦差大臣》中扮演的市长，朱琳在《大雷雨》中扮演的卡捷林娜，我兴奋地看到他们已是能够塑造人物形象的优秀演员了。

新中国诞生后，老刁和朱琳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在这个正规化剧院的舞台上，我看到了老刁塑造的列宁、曹操、李国瑞、勾践；朱琳塑造的鲁妈、蔡文姬、武则天、林达、芳西雅等舞台艺术形象。我为他们高兴，他们已经是为广大观众所热爱的表演艺术家了。

我和大家一样地热爱他们的表演艺术，尊敬他们五十年来对演剧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。他们的成长过程和多年来的创作经验是十分可贵的，很值得大家特别是青年演员们认真地体味一番的。因此，他们的这本表演艺术论文集的出版是一件有意义、值得祝贺的事情。

我衷心地祝愿他们的表演艺术青春常驻！

1988年2月